女性叙事下的家族史诗

——评邵丽长篇小说《金枝》

□胡 平

当代长篇小说母题中，家族叙事无疑是最具复合性、持久性的命题之一，产生过无数重要作品。家族是结构社会的自然单元，常见证历史与文化的更迭，婚姻关系、两性关系、血缘关系、亲情关系、代际关系、伦理关系、阶层关系等皆可共存于家族内部，正如摩尔根所说，家族“分任了人类经验中的一切的兴衰变迁”，因此书写家族史往往成为小说家表达对世界与人类观感与想象的深切寄托。邵丽的《金枝（全本）》就是这样一部内容深厚、内涵辽阔的长篇小说。

中原大地颍河岸边上周村发源的周氏家族，在作品中延续四代，分化为城市和乡村两大板块，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来自婚姻关系。三代男人先后离家出走、再婚另娶，三代媳妇则终身守寡、不曾再嫁，血缘子孙异地生长，衍生出错综繁复的家族事端，这是全作的叙事重心。这个重心张力强大、悬念深远，使得全篇结构紧密、一气浑成。相比一些平铺直叙、从头道来、内容分散、徒具规模的家族文学，此作从动意谋篇起便有不同寻常的创作前景。

封建婚姻制度是对男人女人个性自由的强制规范，革命高潮中，许多个体冲破传统桎梏、追求婚姻自主，无疑顺应于历史的进步。但对于部分已婚者来说，问题往往要复杂得多，需要直视善后，这不仅关系到家庭安靖，也关系到伦理秩序。周启明15岁受祖母逼迫与穗子结亲，抗婚无效，投奔队伍上的爷爷周同尧，寄书回家要求离婚，后与朱珠结为连理，原妻穗子仍在为他守候，带来他后半生无法摆脱的绑缚。社会稳定后，他尽量避免重返故里，即使偷偷回家看望生母，也要避免与原配及长女碰面，活得很累、很挣扎。他确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解脱桎梏另寻幸福是他的权利，后来他也转托人劝穗子再嫁，为抚养长女提供资助，但作者没忘写到，他将离婚启事登报前并未取得双方协议。至于爷爷周同尧，离家后再未返乡，理所当然重立家室。爷孙俩大节过硬、功劳显著，但男权思想未变，在家族内部不能被称为德行表率，受到来自周启明女儿周语同的追究批判。故此小说也可称为一部审父意识显豁的典型之作，作品写家族，书题却为《金枝》，更突出了女性主义写作的标识。中国当代的长篇家族小说几乎一律以男性主人公为主导，《金枝》是第一部由女性主人公主宰家族命运、决定家族面貌的夺目之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周氏家族的第二代男人周秉正黄埔军校毕业后到重庆，由此再无音讯，传说入赘大户人家，后去往台湾，第三代男人周启善也早早离家投向爷爷。真正在老家维持周家格局的是女人们。祖母意志坚强，承担起周家主事人的责任，知晓丈夫在外另娶仍镇定自若，唯有几次在义孙周庆凡面前悄然落泪。她死也要埋在周家坟院里，等待周同尧日后回来与她合葬。周秉正妻子周庞氏到周家时带来一百亩地陪嫁，丈夫离走后未发一句怨言，潜心念佛，与世无争。穗子与她相反，始终不接受命运的摆布，认定自己一辈子是周家的人，在祖母去世后成为周家的主心骨。她始终爱着前夫，将女儿周栓妮抚养成人。周栓妮则决心永不原谅父亲，不断进城打扰父亲的生活，一次次找到父亲的新住址，使周启明见到她像老鼠见了猫。为争一口气，她把自己的四个孩子都供养成出色人才，使父亲在城里的后辈们相形见绌。也是经过她的勾连，周姓两大群体最后得以交汇融合，现出完整大家族的团结兴旺。在小说中，主要是女性们的含辛茹苦、坚韧付出，维护和支撑住了家族的根基不散。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穗子们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她们的做法在今天不会再为女性们所赞同和效仿，她们身上受到太多封建礼教的束缚，是旧式婚姻的牺牲品。以穗子为例，独守空房的几十年里，她身边始终有一个周家养子周庆凡相伴，两人彼此不乏好感，祖母临终前也郑重撮合他们结合，而穗子不肯走这条路，宁愿恪守名节终身。她并非不清醒，只是她和周家女性都处在社会复杂价值观的包围中，挣扎了一生。人类婚姻不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契约、一种伦理、一种信托关系或一种身份关系，但在男性话语权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男人可以轻率遗弃妻子而不受社会谴责，女人却会由于改嫁而受到歧视。老周家的女人们明白这一点，经过思量，她们不约而同选择了固守，为着抗争和捍卫人格尊严，对此旁人无从干涉。

这正是文学而不是社会学处理的主题。周家男人对待女性的做法是侮辱性的、违背人类良知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无辜个体。而老周家的女人们宁可牺牲一生幸福也要留在周家，维护自己和子女的尊严，这是她们的自主选择，具有某种道德的高度，正如简·爱宁愿牺牲爱情也要离开罗切斯特，为着珍重自己的人格完整。邵丽在这里的表达犀利地穿透了世俗观念，对女人们表达了敬意。她真正写出女人的情感世界，这使她的作品视角独立、不同凡响、耐人寻味。

邵丽也写出了女人对男人的反抗。她们虽处于弱势，却蕴含有使男人惊惧的力量，尤其表现在穗子和周栓妮身上。穗子是怕周启明的，当周启明出现时，她躲了起来，畏怯丈夫看到自己的模样，而周启明更怕穗子。她知道他忌惮她，偏要给他守贞节，为着她的脸面和“最后的一点尊贵”。她没有读过什么书，但知道自己要什么，她鼓励闺女前去认父，像是在送“出征的将军”，寄托了她的安慰和念想。周栓妮很泼辣，她不负使命、深入虎穴，不在乎迎接冷遇，持之以恒，终于使新周家习惯了她的存在，不得不开始关心她，“这个菜闺女，硬是把这两家人黏到一起”。这一段描写是很精到的，颇具戏剧性。事实证明，城里人都小看了穗子和周栓妮，周栓妮使她的子女奋发向上，分别成为博士、会计师、访英学者等，使得新周家人另眼相看。这就是女性的潜能，女性并非注定是弱者。当年谁也没有想到，被遗落在乡村的女人们会独立支撑起一片天地，在与城市男人们的竞争中胜出，成为家族的主干。《金枝》蕴含一种自生的浇灌生命和希冀的力量，是一部女性励志小说，唤起了众多女性自立自强的精神意志。

《金枝》中人物众多，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被刻画得结实生动，显示出作者不俗的塑造能力。书中祖母、穗子、周秉正、周启明、周栓妮等主要形象与其他形象相互浸染、相互渗透，其他人物也各有各的地位、特色和令人瞩目之处。每个角色都影响到故事的进程，共同参与进家族形态的演化。

周语同是全篇的叙事者，时而以“我”的口吻出现，时而又混在其他被叙事者中，双重身份诱人关注。这种设计使得人物经常跳入跳出文本，接续展现心理内容，获得主观审视效果。周语同与父亲摩擦激烈，不忽视周启明的“原罪”，同时也憎恨周栓妮对自己家庭的闯入以及穗子在背后的指使。周启明怀有刻板的信念，一辈子不讲笑话、不听笑话，当发现5岁的周语同在报纸上乱画后，竟表示再不轻易与周语同亲近。周语同长大后，他不能容忍她自由恋爱，斥责她为小流氓，更使周语同不愿回家，以父亲的名字为耻。两人虽为父女，价值观却已经相去甚远、形同陌路。但世事周转，若干年后，同样使周语同惊讶的是，自己也被女儿林树苗视为批判对象。树苗憎恶她对学业的督控，公开告诉她考上大学就是为了离她远点。作者没有被叙事者的立场绑架，在审父的同时也在审母，并迫使周语同开始自审，这使得她能够更客观地审视周氏家族代代更替的过程。作者也写出了周语同对父亲的爱，它是蛰伏心底的、与怨恨交织的爱，有多恨就有多爱，会在某个时刻忽然爆发，这种建立在血缘亲情上的感情超越了理念，使人物显得更加有血有肉。家族史也是一部血缘史，在周语同与周栓妮之间，小说又触及到一种非典型血缘关系。这对姐妹异母同父，周语同从不愿承认姐姐是血亲到最终认同其家族地位，其间经历了许多坎坷和微妙的变化。邵丽把这些都尽数写出，娓娓道来，水到渠成，令人感叹。

朱珠是处于家族漩涡中的一个“难拿”角色，既要处理来自另一个家庭的入侵，又要维护丈夫的面子，掩饰自己的难堪。邵丽把她作为两家矛盾的首席调和者来描写，戏中戏由此展开，从中可见作者的想象力。朱珠本就在妇联做妇女工作，精气神靠信念支撑，她把周栓妮视为上访者，从不会声色俱厉地对待。周栓妮出现后，周启明回避开去，周语同不给好脸，两个哥哥根本不问她是谁，只有朱珠出面和言细语相待。但她这样做也有深层考虑，就是不能让周家的事成为笑柄，护佑家庭完整，为周家留下一条宽路。她也有自己的身世和隐痛，她与周启明的婚姻本是领导安排，有了两个孩子后才知丈夫在老家有妻有女，于是暴怒如狮，被干部薛剑秋拍桌训斥后才逐渐安静下来，之后变得老成，惯于埋下心底想法。她表面不露声色，温和对待周栓妮，实则在抗争心态上与穗子并无二致。拴妮喊她妈，她不肯答应，但在周启明的葬礼上，她以丈夫的名义亲手交给周栓妮五万块钱，以补贴孩子们上学，此时连在场的周语同也被母亲的姿态感动。并非所有女作家都能够孕育出如此特殊的女性形象：原来朱珠实则是另一个穗子，同样是不平等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本质上和穗子遥相呼应，都在以惊人的韧性维系着家族的稳定成长。

周家男人中，形象最为光彩照人的是周庆凡。他小时候随母亲逃荒来到上周村，被周家祖母收留，改周姓成为周秉正养子。他对祖母感恩戴德，终身留守老周家，包揽起所有男人活计，为家里担当下“地主”成分，十里八村都称赞他的仁义。穗子独身寡居后，他本可与她结缘，但他只是推脱或不置可否。他并非不喜欢穗子，也明白两人合一可使家里消停许多，但穗子原是他弟媳，又没有向他表态，就不愿犯这个忌。周庆凡和穗子间的关系朦朦胧胧，总叫人牵挂，属于最精彩的描写之一。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却形同陌路，一方面，穗子对周庆凡毫不容情，曾警告他“我家的事，你少掺和”，当穗子朝周启明干号、周庆凡去拦阻时，穗子抽刀向他砍去，叫他血流如注；另一方面，读者又能从字里行间看出穗子“不是没有动心动意的时候”。她嫌他不能挺起腰杆当家作主，假如他揍过或怒斥过启明，她也许就跟他了。反过来说，这又是周庆凡无论如何做不到的，超出了他的本分，他在兄弟和弟媳之间自觉不肯逾矩。也就是说，周家的婚姻悲剧之一本可以变通化解，以穗子重新找到归宿告终，但结局并非如此。穗子坚持了自己的本意，与男人世界较量到底。庆凡是理解她的，从旁默默给她输送了底气。他勤恳一生，终老在周家，死前留话不进周家老坟，就埋在他家土地边上，以区别于周家血亲，而穗子后来也向周栓妮交代，自己死后也要埋在地头，这是穗子对庆凡仅有的隐晦表达。这终于合了周栓妮的心意，她早把周庆凡视为亲大大，庆凡临葬时她哭了三天，水米不进，几回跳入墓坑。有庆凡大大与妈妈做伴是她的愿望，相信邵丽写到这里时也难免泪流满面。周庆凡真属神来之笔，他的存在不仅使周氏女性们的抗争更具异彩，也平衡了周家给外界的观感。周庆凡是周家优秀男性的代表，默默此生而功莫大焉。

后半部才逐渐显露头角的周家第四代，没有机会如前辈们表现得那么充分，可是也被作者描绘得各具个性。他们生活在新的时代，能够摆脱封建观念的缠绕，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生活格局自然不同，在婚姻上同样显出差异。第四代女性基本不再为男性把控，甚至居于主动。林树苗遇首长儿子追求，应约赴宴时带了6个同班女生出席，要他在饭桌上“唐伯虎点秋香”，正式相处后对他呼来喝去，刁蛮任性。周河开无视舆论与导师结合，婚后仍称他为老师，不喊老公，一年后离异嫁给英国小伙。这些情况是她们的父辈祖辈难于设想的，不论如何置评，确乎折射出现代女性的解放。不过在子女们那里，仍可依稀辨认出前辈的身影，看出乡村周氏与城市周氏的遗传差别。虽然城市周家各方面条件更为优越，后代却多少缺乏乡村周家逆境图强的拼搏意志。周小语精致的躯壳里揣着一颗漠然的心，离婚后搬回娘家，孩子丢给妈妈照顾，自己躺在床上坠落。而跃出乡村的周鹏程，博士毕业后留在城里，不失时机娶到大官女儿为妻，住上令乡亲们羡慕的大房；周雁来考进大学后打工赚钱，敢于向素无来往的周语同求助，住进姨家又瞒着姨姨另谋职业；周千里准备和小宋结婚，贷款买房时竟也敢向初次见面的周语同开口借钱；再加上姐姐周河开，他们都有野蛮生长的气势、不计虚荣的考虑和勇猛精进的性格，这正来自“老周家的血脉”。不过城市中的周家子女还是有先天优势，这表现为文化意识的超越，比如周语同愿意接纳和扶助周栓妮的后代，林树苗与异母同辈们相处起来毫无芥蒂。

当小说家，最难在写人物，是人物主宰和带动全篇，而邵丽最长于写人物。她笔下的人物们形象扎实、质感鲜活，令人难于分辨其间虚实，这正是作家潜心追求的效果。

《金枝》是一部内涵复杂的作品，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阐释，各种论点皆可能有理由取得成立。它为不同代际、不同阅历、不同出身、不同性别的读者带来体验各异的文本，让读者收获不尽相同的感受。小说以莫大的真诚和勇气面对历史与现实，向人们讲述出生存的原貌与真相，唤起了人们对人生的回顾、正视与反省，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充分展示邵丽创作实力的力作。

自我的印痕与时代的镜像

——读鲍坚长篇小说《俯仰之间》

□崔庆蕾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显然是把作品与作家经验之间的对应关系绝对化了。文学写作并不完全依赖于作家的个人经验，尤其是小说写作，想象与虚构的能力往往更决定一部作品的高度。但我们不应由此忽略作家个人经验与作品之间的复杂关联，事实往往是，作品与作家个人经验之间总有着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内在关系，从作家经验角度切入和理解作品，往往是一把有效的秘钥。

长篇小说《俯仰之间》显然与作者本人的经验有着紧密关系，作家的个人经验对于作品有着相当强力的支撑。鲍坚长期供职于体制内单位，对于体制运转机制的认识和生活体验丰富而深刻，这为这部作品提供了强有力的叙事基础。小说中发生的故事以体制内空间为主、以体制边缘空间为辅来展开，主要人物辛平及其政治生活构成了作品的主体，让小说有了浓重的政治小说的意味。但它与常见的政治小说又有着显在的区别，以张平的创作为参照，张平的政治小说往往以政治势力或社会势力的多重矛盾来结构小说，以不同势力间的斗争作为情节主脉，在跌宕起伏的博弈中讲述故事、凸显主题。相比之下，《俯仰之间》的政治叙事少了一些充满力量感的惊心动魄，多了一些观察和思考。辛平虽然也身处漩涡之中，但他的压力主要来自上层权力，且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传导过来，外部力量的直接压迫相对较少。因此相比于传统政治小说中常见的令人紧张的短兵相接、生死“抉择”，这部作品更多了一些冷静的观察与反思。小说中最复杂的矛盾不是看得见的现实博弈，而是看不见的心理斗争和跋涉。现实斗争在辛平这一人物主体内部引发了更为强劲的心灵风暴，构成了对于当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反思视角和窗口，也成为对当下高级干部精神世界的一次深度扫描。

作为最重要的人物，辛平身上显然投射了作者最为深厚的情感，有着一定的自我印痕。福斯特认为，小说中的“圆形人物的生活宽广无垠，变化多端”，更能激发读者情感，而扁平人物是无法与圆形人物匹敌的。客观而言，辛平并不具备现代小说所钟爱的圆形人物的特质，不变和稳定构成了他的主要性格特征，近似于福斯特所言的“从不让我们感到意外”的那类人物，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有光芒的人物。辛平身上的正直、廉洁、担当、勤勉等品格特征，恰恰构成了变化时代中的异质性因素。在加速发展的时代中，善变成为了主流和风尚，不变则成为了一种稀有品质。他的不变不是一种僵化和守旧，而是一种对原则和底线的坚守，是一种难得的高尚品格。

因此在小说中，尽管辛平更接近于一个扁平人物，但他始终充满力量感和故事性，是一束能够照亮作品的有温度的光源，最能引发读者的共情。这种共情一方面是因为辛平所象征的正义、勇敢、不妥协的精神，满足了人们对于政治英雄的想象和期待，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辛平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的具有普遍性的生活经验。作品使用大量篇幅来展现辛平的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比如婆媳之间长达20多年的微妙关系、辛平与家乡人之间的隔膜与疏离、子女教育问题、长辈就医问题等。在日常生活的空间之中，辛平脱去干部的外衣，抖落身份的符号，化身为一个普通的儿子、丈夫、父亲、朋友，与广大读者有着同质的身份和体验，共同分享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这是一个去身份化的辛平，也是一个扩大了的、丰富了的辛平，是人间烟火、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作品对于生活化的辛平的书写，不仅是对干部辛平的补充和丰富，也将小说从相对狭窄的范围中打开，走向广阔天地和人性深处。所谓“俯仰之间”，并不仅是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的切换，也是事业与家庭间的穿插和位移。因此一个看似“扁平”的辛平，却是有着宽阔时代经验的人物，他不以性格弹性见长，而以经验宽度取胜。

值得进一步言说的，是小说在辛平的“俯仰之间”，通过不断地穿插移动，形成了对于当下时代及时而及物的呈现。一方面，作品以细腻笔触书写了读者相对陌生的政治领域生活，充分塑造了处长、局长、部长三级干部形象，围绕这些人物，刻绘出了政治体制高层空间的生态图景。作者在叙事中并未回避一些禁忌，而是用一种近景的方式，对这个空间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细腻展现，比如当辛平被误认为是陶部长的嫡系而获得重用时各层级干部的反应，祝贺者有之，嫉妒者亦有之，一幅驳杂的政治生态图跃然纸上；而当辛平因为没有按照陶部长的意愿处理好西国科技的事宜而被边缘化时，另外一幅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态图又生动浮现出来。这些叙事都建基于作者丰富的生活体验之上，它打开了一个特殊的空间，呈现了时代的断面，形成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和对话。另一方面，辛平的家庭和社交生活也是时代历史的一个缩影，入学问题、教育问题、就医问题等都触及到时代发展的脉搏，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现实感。相比于政治生活，辛平的生活故事看起来要平淡许多，但正是在这样一种平整温和的叙述中，时代的细密注脚被更自然地呈现出来，其日常生活也因此有了以小见大、管窥时代的功能和意义。

总体而言，作者通过精心设计的结构和流畅简洁的叙事，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以一种轻盈的笔触完成了对当下时代的书写和赋形，表达了作者对于时代生活的多向度观察和反思，留下了一个时代珍贵的历史镜像。

广 告

首届“石峁文学奖”参评作品征集启事

石峁文学奖，是以世界知名的华夏第一城“石峁”遗址命名的文学奖项。该奖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旨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民族史诗创作，推动石峁“申遗”进程，全方位描绘新时代的恢弘气象，全景式讴歌新征程的火热实践。首届“石峁文学奖”将于2023年评选颁发，征集启事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一）学术支持单位

鲁迅文学院

（二）指导单位

陕西省作家协会

（三）主办单位

中共神木市委、神木市人民政府

（四）承办单位

中共神木市委宣传部、神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二、奖项设置

“石峁文学奖”每两年举办一届，首届奖项设：

（一）石峁文学奖长篇小说奖2名，奖金各20万元；

（二）石峁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名，奖金各10万元；

（三）石峁文学奖短篇小说奖2名，奖金各5万元；

（四）石峁文学奖诗歌奖2名，奖金各5万元；

（五）石峁文学奖散文奖2名，奖金各5万元；

（六）石峁文学奖提名奖5名，奖金各2万元。

三、评选范围

评奖年限为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一）石峁文学奖小说奖评选范围为评奖年限内在全国范围公开发表、出版的长、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指版面字数在13万字以上的小说，中篇小说指版面字数在2.5万字以上、13万字以下的小说，短篇小说指版面字数在2.5万字以下的小说）。

（二）石峁文学奖散文奖评选范围为评奖年限内在全国范围公开出版的散文集。

（三）石峁文学奖诗歌奖评选范围为评奖年限内在全国范围公开出版的诗集。

（四）参评作品须于评选年限内首次公开发表和出版，发表和出版方为中国大陆地区经国家批准的报纸、期刊、出版社。单篇作品以首次发表的时间为准，书籍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

（五）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应以其汉语译本参评；多卷本作品应以全书参评；不接受多人合集、个人多体裁合集参评。

四、作品要求

（一）作品内容应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弘扬时代主旋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鼓励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探索和创新，鼓励注重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建设，并能有所建树，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

（三）以石峁、神木、陕北为主题和题材的作品优先参与评选。

五、征集程序

（一）征稿范围：面向全国作家。

（二）征集时间：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3月20日（以邮件发出日期为准）。

（三）报送方式

1.每人限报1部（篇）作品。

2.申报时，请参评人员及时到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下载并按要求填写《首届石峁文学奖参评作品报名表》。

3.报名表须如实填写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及参评人员亲笔签名。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复印件1份随参评作品寄送。

4.以单篇参评的作品，须提供作品原报（刊）1份及复印件10份；以成书参评的作品，须提供样书10册。以上参评作品均须同时提供完整的Word格式电子文本，寄送作品概不退回。

5.参评作品篇目经审核后向社会公示。如发现不符合参评条件的，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评资格。

6.石峁文学奖作品征集办公室联系方式：

地　　址：陕西省神木市滨河新区新闻文化中心201室

邮政编码：719399

电　　话：0912—8336291

联 系 人：牛龙刚（15129604525）、李倩（18292963196）

电子邮箱：shimaowenxuejiang@163.com

（四）颁奖时间及地点

首届石峁文学奖获得者将受邀至神木出席颁奖典礼（具体时间和地点由组委会确定，提前通知）。

六、其他事项

（一）凡参评者均被视为自动同意组委会的各项约定。

（二）本届文学奖事项最终解释权归石峁文学奖组委会。

（三）如遇不可抗力因素，颁奖活动视情调整。

石峁文学奖组委会